

## 一切從現代開始

你或許聽說過「後現代」這詞語，但你或許會困惑，祖國才正向著「四個現代化」的目標邁進，為何這麼快就說到現代之後呢？是的，「現代」與「後現代」是很西方的概念，然而以西方發達國家為目標「現代化」，差不多已成為普世的潮流，香港這幾十年和中國近十年也的確走上這條不歸路，但就在這幾十年，西方現代社會中暗流洶湧，思想、文化及政治上都似乎孕育着巨變，很多思想家相信，「現代」已走向終結，一個新的時代將會甚或已經來臨，這就是後現代年代（Postmodern Age）。

無論這說法對否，我們對身處的時代多些了解，對其改變多些捕捉，總是好的，而且也可早作準備去面對時代的衝擊，在時代轉變中見證神。這幾期我會探討「基督教與後現代」這課題，但當然先要明白現代的來由與特性。

## 現代之前

要確切說某年就是現代的開始，並不可能，但大體來說，現代是指隨中古時期的過去而來的新時代。中間的轉變歷時幾個世紀，重要的事件包括文藝復興、宗教改革、科學革命、工業革命和啟蒙運動等，這個轉變有何特質呢？

我們可稱現代之前的做「前現代」。

**前現代**有幾個特點，第一，倚賴傳統和接受（外在的）權威，例如在中古時期教皇就被視為無上權威，可仲裁所有爭端，而自身卻不被質疑。第二，相信人生有客觀存在目的，而社會也有理想的秩序，這些目的和秩序都是超越性的，並非建基在人的選擇上。例如在中古時期人們普遍接受聖經的倫理觀，相信這是神的命令，是神聖不可侵犯的。第三，社會的經濟活動是小規模的、相對穩定的，與傳統的社羣（家庭、小鎮）和諧共存。

「前現代」在西方是指中古時代，但這概念也適用非西方社會；例如中國社會在廿世紀前也有前現代的特質：傳統的儒學、經書和倫理在文化上就有無上權威，而皇帝的詔諭在政治上也是不容挑戰的，整個社會都視三綱五常為天經地義，是他們存在的客觀藍圖。

## 現代的神：科學、科技及經濟

我以上叫中古時代的，現代思想家多愛稱為「黑暗時代」！他們相信人類在那時代是被宗教神話所蒙

# 後現代

生命

騙，被宗教和政治領袖所壓逼，一些傳統道德其實只是枷鎖，被利用來剝奪人的自由，而神學則窒息人類的批判精神和思想自由，而「永生的盼望」叫人將目光投射虛妄的超越界，反忘了努力改善地上的生活！這是人類光輝黯然失色的年代。

現代的信念就是要將人類從這黑暗解放出來。

**現代**雖拒棄形而上的全知、全能和至善的神，但取而代之的卻是世俗主義的「三位一體」：全知的科學，全能的科技，至善的經濟建設！第一，現代既否定宗教權威與啟示，那如何認識宇宙的真理呢？答案就是：理性與科學，真理不用從外而來，現代精神肯定理性是人類內在的能力，只要建基在我們自己的經驗，再運用科學方法整理和推論，我們就可了解自然界（和人文界）的法則，雖然這過程不能一蹴即致，但只要客觀地探索，我們可一步步逼近終極真理。有些當代物理學家就相信只要他們找到宇宙最基本的定律，這目標就達到了。換言之科學是（潛在地）全知的。

第二，現代精神也相信我們不用再乞靈於鬼神的幫助，正如培根所說：「知識就是力量」，對宇宙知識的追尋也帶給我們改造或操縱世界的力量——這就是科技（Technology）背後的精神。透過科技，我們可戰勝疾病、飢荒和天災，從而在地上建立天國。近代的虛擬現實（Virtual Reality）更表示人不滿足於改造現實，還要創造現實（To create reality）！對俗世主義者來說，科技就是我們全能的「神」——至少沒有比科技更有能力的神。

第三，傳統的上帝不單全知全能，祂本身更是至善，是我們生命所應追尋、愛慕的，但現代主義既否定超越的至善，很自然，取而代之的至善便是人類的物質生活，經濟繁榮、生活安定成了整體社會追尋的最高目標，（自由與平等也重要，但這些是知識分子的理想，多於普羅大眾的渴求），更因着資本主義制度的誕生，不停的經濟增長更成了現代人的神話，這正好解釋了經濟停滯或衰退所帶來的焦慮。

**後現代**就是對這三位一體的現代神明的質疑和反動，科學、科技和經濟的至尊地位因何動搖呢？下期再談。

（黑體為編者所加）

■中大崇基神學院講師  
• 關啟文

# 現代巴別塔的傾頹 (上) 6

《龍島點》1996年9月 (13期)



上期談到現代主義的意識形態，即是相信憑藉科學、科技及經濟三位一體的「神」，人能脫離黑暗蒙昧，引入光明與美善的世界。後現代思潮則宣佈：這些「神」都失敗了，它們只帶來幻滅，只帶來新的牢籠與壓迫！為何，有這麼大的轉變呢？

## 經濟增長真能帶來幸福？

現代人既摒棄「虛無飄渺」的精神或宗教價值，主導社會的價值就是現世的幸福，這幸福的指標是社會的經濟增長。特別我們這幾代香港人習慣了持續的增長，更將其視為理所當然，但環顧世界，香港其實是鳳毛麟角，大部分西方國家都已長期處於經濟衰退的境況，通脹與失業總有一樣是擺脫不了。儘管經濟理論和經濟學大師仍不斷推陳出新，但不管這些「魔術棒」如何揮動，經濟困境仍揮之不去。現代主義的信念是人的理性能把握實在、改造實在。經濟學的「科學化」、「量化」是這信念的延伸，但似乎經驗告訴我們：不單我們理性有限制，經濟的增長也有限制。無窮增長的福樂，又被證明為一烏托邦。（我在這裏已沒提地球資源的匱乏，及三分之一世界與另外三分之二世界的鴻溝。）

我們當然不可否認，現代化的確改善了我們的經濟情況，為更多人帶來富裕與閒暇，而且我們的選擇多了、自由大了……但就在最發達的社會裏，享受過這些幸福的人卻不禁提出疑問：經濟增長真的帶來快樂、滿足和社會和諧

嗎？事實似乎剛好相反，富裕往往與自殺案例、犯罪率和精神病例成正比。日本近年做過一個調查，只有很少人認為戰後四十多年的驚人增長使他們的生活更快樂。

## 「工具」「目的」誤置

我們可套用韋伯 (Weber) 的「理性化」概念去分析這現象，他認為現代社會的特徵是工具理性 (Instrumental Rationality)，這是一種抽離實質美善概念的理性，只着重如何用最有效、最少代價的方法 (Means) 去達到私人選擇的目的 (End)，想一想就可看到資本主義與現代科技，都只是工具理性在不同範圍的應用而已。現代的金融系統、會計系統及有限公司系統將所有經濟活動理性化——一切都朝着每年結算表的盈利數字看，當然是愈大愈好，至於這公司實際生產甚麼、為社會提供了甚麼都無關宏旨，更遑論去問這公司實現了甚麼實質美善！科技也如此，由20到40到50這些數字代表的只是一樣東西：機器的效率，我們希望在最少時間內機器能為我們做最多事情，但沒有人會問：為甚麼「快就是好」，要多些時間來作甚麼？電腦能作甚麼有意義、增益文明，豐富人生的活動？

## 現代經濟與科技——新的鐵籠

以上所說的道理很簡單，金錢、效率等原來只是工具，

但在工具理性獨霸天下的局面下，它們成為了目的本身。在政治也如是，現代社會的科層結構是維持社會的有效率工具，但它卻有自我維持及自我膨脹的傾向。結果是：我們好像有很多自由，但這僅限於選擇那種洗頭水（花王？威娜？）的自由，我們卻不能選擇不活在經濟掛帥、科技至上及科層管理的社會內，在這社會中，我們讀書、工作、買樓、成家立室……一生大部分時間精力都花在這條例行的運輸帶上，我們不能在其上漫步——我們都得竭盡全力地跑下去，除非我們不怕被社會淘汰的懲罰。

我們有閒暇，有越來越多的閒暇來讓千篇一律的庸衆文化侵入我們的思想空間，我們可以與其隔絕嗎？不是不可以，但代價是我們與其他一起隔絕起來！現代社會希冀自由，卻製造了鐵籠；現代社會應許滿足，卻帶來沉悶與空虛。在這過程中，我們失去了追求夢想、美善的能力與意志力。科技的副作用更眾所周知：環境污染、能源危機、生態危機等足叫人懷疑科技發達的意義。

現代主義好像與建巴別塔的工程，隨着「經濟——科技」的神明地位動搖，這巴別塔也傾塌了！另一主因是科學理性的「崩潰」，下期再談。

■ 浸大宗哲系講師  
• 關啟文





Intersubjectivity — 你怎能確定你吃的燒賣是「燒賣」？

Intersubjectivity — 你怎能確定你吃的燒賣是「燒賣」？

〈張男〉 1996年

# 問

現代主義信奉「三位一體的神」乃是科學、科技及經濟，上文已探討科技與經濟為何不能帶來真正的幸福，今次探討科學與理性的信仰有多穩固。

## 絕對基礎的追尋

現代精神是反叛的，它認為一切經典與傳統都是可疑、可批判的。在與宗教和傳統鬥爭的過程中，啟蒙思想家手執的利器是經驗（這只限於五官經驗），一切不能藉感官經驗證實的都被斥為迷信，今天亦不難聽到這種對信仰的責難：「為何我要信神？你若叫神現身，讓我看到、摸到，我才會相信。」

然而若一切都要懷疑，那麼「經驗」是否不可懷疑呢？似乎不是，因為我們知道很多經驗都有詮釋（interpretation）的成分，我到過一間科學博物館，裏面有一處展出一隻普通的茶杯。很奇怪，這有甚麼好展覽呢？但我一按鍵，杯子徐徐旋轉，原來杯子是齊中切開，只餘一半的！我剛剛還以為看到整隻杯的——

原來只是我不自覺的詮釋。又如我們見到一個「橙」，但一摸之下才發覺是膠的！又如我們逛街時，正想做垃圾蟲之際，驟眼見到一個警察，打了一個突，但再細看，原來只是紙牌公仔！這樣看來，就算「很真實」的經驗也可能是錯謬的詮釋而已。

經驗主義者的回應是，不用慌，經驗的確有外層的詮釋，但我們只要像批橙皮般將詮釋的「外皮」剝掉，自會見到經驗中的「肉」——不可懷疑的基礎，這在哲學被稱為 the Given。就如「見警察」的例子，我們可去除多餘的詮釋，重新描述我們的經驗為「見到一個類似警察的物件」。這未解決到原初的問題，我們真的能肯定見到真實存在的物件嗎？不能，我們可能是在發夢，可能有幻覺……所以，「見到物件」也有詮釋的成份。我們可再將這「外皮」批掉，我們只說我們見到某些顏色及某些形狀，十拿九穩，不會出錯吧？因縱使我有幻覺，我還是真的見到一些顏色。

這一來似乎是找到一個絕對基礎，但代價是將經驗還原為純主觀的感覺，若以我腦海中的感覺做起點，我們如何能證實外在世界是客觀存在的呢？這裏顯示了經驗主義的困境，要追求絕對肯定的基礎嗎？這會陷入唯我主義（Solipsism）的隔絕境界；放棄追求絕對肯定嗎？卻會陷入失去客觀標準的泥沼——若所有經驗都含有不能辨別真偽的詮釋成分，如何能用作批判一切「迷信」的利器呢？

## 公共印證？

或許有這一個出路，每個經驗都可能沒錯，但感官經驗是可公共印證的，若我不確定是否真的看見前面的桌子，我可向他人求證，若其他人也「看到」同樣的桌子，那我的經驗就很有可能真實的。這答案的問題也不少，在這公共印證的過程中，我已經倚靠了自己的視覺和聽覺經驗，我如何可肯定我真的看到了其他人，或沒有聽錯他們的話？

若我已先肯定了這些經驗的可靠性，才去證實我「見到桌子」的經驗，這不是循環論證嗎？若「我見到桌子」的經驗要懷疑，為何「我見到別人」這經驗就忽然不用懷疑了？

經驗是理性與科學的根基，啟蒙思想希望人類經驗可成為追尋真理、破除迷信的踏腳石，但在仔細分析之下，這種希望原來也是幻象。現代的巴別塔更顯得搖搖欲墜了。（另外關於科學理性的限制，請參閱我去年在臨界點的文章。）

## 信心是理性的先決條件

以上的討論和我們有甚麼關係呢？我們當中沒有多少個像笛卡兒的懷疑論者。問題不是我們會否懷疑理性，而在於：「理性」能否被懷疑？「理性」能否證明自己？如上面所言，理性的所謂「絕對基礎」其實也不可證明，那即是說：我們倚賴理性與經驗，本身是一種信心、信任的表現，而不是基於證明。我們若不對我們的經驗有至少是初步的信任（prima facie trust），我們談不上理性的證明或反證。著名哲學家波柏（Karl Popper）就坦承，他的批判理性主義不能被證明，而是建基他對理性的信心。而他這種信心建基於對暴力的憎恨，因他相信非理性主義會帶來暴力。

再回顧啟蒙理性主義對信仰的挑戰，很多時我們認為科學是可證實的，宗教是不可證實的，所以前者是理性，後者是信心。但這種二分法是不正確的，理性主義並不能被證實，而是另一種信心、另一類信仰，本質上和宗教信仰沒絕對分別。這樣看來，理性主義者經常要求信仰的證明，也是不公道的，因為他的批判精神只用於他人，而不用於自己。有信仰的人為何一定要依循別人強制的遊戲規則「玩遊戲」呢？

■ 浸大宗哲系講師  
關啟文  
分題與黑體為編者所加

## 現代巴別塔的傾頹（下）

1997年1月

<<陸界點>> 1996年

## 後現代危機

# ——有絕對真理嗎？

先說兩個例子：

有一次去大學校園談及基督徒對同性戀的看法，有一位女聽眾主動發問：「道德標準不都是相對於不同時代及社會的嗎？那你如何能說同性戀是不對呢？」

另一次與一位同學交談，她以前是頗熱心的基督徒，但現在已沒有回教會了，她談到對後現代思想的興趣，周華山的書她差不多看遍了，她現在正探討福柯（Foucault）的思想，他論及權力與真理的思想特別吸引她，因為她感到可套用在她以往的教會經驗：教會的領導這麼喜歡宣揚真理，不正是爲了鞏固一己的權力，及達致控制別人的目的嗎？

### 後現代對真理的質疑

不少後現代思想家攻擊「絕對真理」這概念，主要進路有兩個，理論的批判和道德的批判。理論上的攻擊源於理性主義的崩潰，理性主義者認為可建立一些超越文化的標準，從而獲得不容置疑，直指本體現實的真理。後現代主義則認為我們的所謂理性標準都只是文化的反映，而直指本體現實的真理根本不可能，因為真理要用語言表達，而語言是模糊的，可永不窮盡地詮釋下去，一個符號的「意義」往往只

能用其他符號去解釋，而那些符號又用另一些去解釋，很多時最後只是一堆循環解釋的符號（你查一下字典就會明白），如何能直指本體現實呢？德里達（Derrida）的解構主義（Deconstructionism）就有類似主張。

另一個後現代大師福柯則另闢蹊徑去挑戰「真理」，他指出權力／真理（power/truth）其實是不可分割的概念，他用很多歷史例證，指出不少所謂現代科學化的論述其實是用來壓制異己的工具，例如我們都相信正常與瘋狂的分野是天經地義的，所以我們認為那些「神經佬」都應用暴力制服並關進精神病院，但福柯指出這些概念不是永恒的真理，而是在特定歷史背景中建構出來的。推而廣之，後現代思想認為「絕對真理」的本質是壓制性的，因為這些理念忽視歧異性（otherness），將無限豐富的現實壓進二元對立的系統，如異性戀／同性戀，聖人／罪人等。而且那些相信有絕對真理的人往往會強加一己價值於別人，從而產生不寬容（intolerance）！

### 絕對真理不容否認

以上很多的批評都發人深省，基督徒很多時都會犯以下毛病：①不懂區分真理本身與自己對真理的了解，並絕對化後者，不肯聆聽，不願接受批評。②過分簡化事物，使用黑白分明、非此即彼的思考方法，不充分尊重事物的歧異性。③不尊重別人自由，將一己價值強加於別人。這些都提醒我們要謙卑尋求真理，與別人對話及不斷自我反省，但否定絕對真理是行不通的。

「絕對真理」在理論上是不容否認的，因任何絕對的否定都在自掘嘴巴——一方面說沒有絕對真理，另一方面卻在提出絕對真理。有些則一方面說任何文本都可無限詮釋，但與人辯論時則投訴別人曲解他。另一些則很肯定地說沒有事情是肯定的……諸如此類的矛盾在後現代思想中俯拾皆是。有時他們會拒絕回應邏輯的批評，而解說他們的文本只是用來說服別人的說辭。但縱

使從這角度，這種說辭也乏說服力——他們攻擊別人使用普遍化的概念，但自己又大量使用這種概念，這就如你朋友這樣勸你：「你這XY劇，講粗口好Z唔斯文！」如何可叫人心服呢？

客觀價值則在實踐上不容否認。回到第一個例子，我反問：「若一切道德都是相對，那有何基礎說歧視同性戀是不對呢？」後現代對真理的批判其實假設了很多價值判斷，如多元化、自由是好的，壓迫、宰制、不寬容是壞的，若不認同這些價值，為何要聽後現代的批評呢？說到底沒有人能完全價值中立，只是這些價值常常隱藏而已！（正如Charles Taylor說，這種ethics of inarticulation相當不完滿。）

### 結語

相對主義不是出路，除了理性上不能自圓其說，在實踐上也可能引致獨斷和虛無——若沒有絕對真理和價值，也談不上有錯誤，那為何不依然故我，為所欲為？真正的謙卑與寬容正要建基於對真理與價值的信念上，只有用這信念不停反省自我，我們的生命才可前進。這是真正相信上主的人應有的生命。

■ 關啟文

